



2001.5：再议GDP的修正

2001.12.21 10:44:17

再议GDP的修正

杨森杰

(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四川 成都 610074)

摘要：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今天，很多学者提出仅用SNA体系核算出的GDP指标来衡量一国实力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对其进行修正。本文在综述了有代表性的修正GDP的观点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角度论述了建立国民大核算体系来修正GDP指标：

关键词：绿色GDP；福利GDP；可持续发展；国民大核算体系

中图分类号：F22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62(2001)05—0007—02

现行GDP(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的核心指标，它被用来计算国民经济增长速度，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和评价经济发展的态势，其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但是，众所周知，SNA有着为传统的追求经济增长的战略模式服务的特点，具有强烈的“就经济论经济”色彩，这就使得体系中的GDP指标也仅侧重于市场交易量或服务发生的总量核算，忽视了经济领域以外的资源与环境、人口与社会等因素。所以，如果在全球号召走“社会——经济——生态”三维复合协调发展之路，也就是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仍只用SNA体系核算出来的GDP指标来衡量说明一国的实力未免单一和绝对化了一些。为此，理论界提出了很多关于修正GDP的想法，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核算绿色GDP，另一类是核算福利GDP。

一、关于绿色GDP

绿色GDP构造问题的讨论，是在1993年联合国统计局公布了以环境资源核算作为附属体系的SNA框架即SEEA(环境与经济一体化核算体系)之后展开的。但是目前对于绿色GDP的定义、计算公式，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规定。

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是指在原有GDP的基础上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对GDP指标作某些计算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总量指标，又称生态GDP，并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绿色GDP=国内生产净值+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或者“绿色GDP=(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净额+固定资产损耗)-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自然资源降级与减少”；也有学者提出“绿色GDP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的剩余国内生产总值”。其提出的核算公式是“绿色GDP=GDP-(自然资源耗减价值+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还有学者从投入产出的角度认为绿色GDP是EDP(国内生态产出)，其计算公式为“EDP=GDP-生产资产折旧-环境投入”，以此表达一时期考虑环境投入后的经济产出。

虽然学者们对绿色GDP的讨论莫衷一是，但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以上公式，就不难发现其共通之处：是基于已有的SNA体系核算出的GDP；的基础上削减GDP的获得对自然资源、环境所造成的降级与损失。换言之，绿色GDP的特点也就是在原有GDP的测度中纳入了“资源环境”这一概念。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SEEA体系，绿色GDP中“资源环境”这一指标在具体核算中包括的范围有：1、原始矿藏、原始森林资源的开采；2、野生动物的过度捕杀猎取；3、自然灾害(如水土流失、酸雨等)对农、林业的影响；4、企业生产残余物(废水、废气、废渣及噪音)的排放对环境降级的影响。如果已经受到人为控制的如野生森林转为农场、农田等成为经济资产的自然资源的核算已被包含在SNA体系中了，就不再在SEEA体系中重复计算了。

另外，SEEA体系中对于资源指标的量化采取的方法是核算降级和耗减的虚拟成本费用以及以环境保护支出形式承担的实际成本费用。

二、关于福利GDP

福利GDP的观点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家庇古的福利经济思想基础上的。庇古认为福利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福利指经济福利，广义的福利指社会福利，且其认为经济福利与国民收入是对等的。因此福利GDP的学者认为：如果仅谈经济福利的话，现有GDP没有修正的必要，其之所以提出修正正是为了让GDP既能反映一国经济福利，也要反映一国社会福利(经济福利+非经济福利)。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将福利GDP的计算公式定义为“福利GDP=现行GDP+外部影响因素”，这种外部影响因素是影响一种非经济福利，具体讲又包括外部经济因素和外部不经济因素。例如环境污染等问题就是外部不经济因素，应予以扣除。持福利GDP观点的学者认为福利GDP也可以看成是广义的绿色GDP，因为他们认为前面论及的绿色GDP扣除了不经济的环境污染等影响因素，但是没有考虑与此同时还存在的也是未经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对非经济福利有益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就是说前面的绿色GDP修正后没有纳入有益于GDP增值的部分。

最典型的可以引起GDP增长的外部经济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下经济活动。其最终产品的产出增加了社会的实际福利，但是由于它的隐蔽性，没有在SNA体系中得以反映。福利GDP的统计就力图核算出那些所谓地下经济部门即没有在政府注册而从事经济活动的单位的产出。二是闲暇活动的统计。闲暇是衡量人类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它的增加也表明了社会福利整体水平的提高。闲暇活动的核算具体包括：活动内容、活动次数、活动场所(设施的利用)、活动支出、活动的同伴者、满足情况。这一核算指标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无论现行GDP，还是福利GDP都是一种流量核算：也即说，它们分别代表本期所产生的经济福利与社会福利；因此在设计外部影响项目时，无论是外部经济项目还是外部不经济项目，都应该从流量发生的角度来考虑。

三、对修正CDP的再思考

绿色GDP、福利GDP都是学术界提出的有关现行GDP的一种修正，它们的修正目的在于想弥补现行GDP的一种在反映可持续发展战略上的缺陷和不足。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的不再仅仅是用SNA核算的经济数据“说话”，它所要的是包括反映社会、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多因素的一种核算体系核算出的指标来反映一国的综合实力与潜在发展实力。

那么绿色GDP、福利GDP是否就真如不少学者称的可以是可持续发展GDP的代名词了呢？我认为狭义上可以这样理解，但广义上说是不同的。绿色GDP、福利GDP只是纳入了资源环境、社会福利对可持续发展的测度，其实可持续发展包含的还有极其丰富的内容。所以我认为，对于衡量一国的可持续发展，可以换个角变来考虑，即将研究一个指标期望，并将所有因素都纳入这个指标来反映、测度一种可持续发展延展为对一个核算体系的再修正。

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目前学术界提出的首先建立一个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环境资源核算、科技科教核算四个平行、独立、互补的核算体系，也即是说原来SNA以及GDP等传统总量指标将继续保持而不作任何改变，伴随和补充它们的是一系列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以及福利等方面的平行帐户和指标体系，以弥补SNA在核算上的缺陷；在弥补了这种缺陷以后，在这些平行独立的核算体系基础上再通过建立“经济——环境一体化核算体系(SEEA)”、“经济——社会人口一体化核算体系(SSEA)”、“经济——科技一体化核算体系(STEA)”，为连接纽带最终构建全新中心“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简称“四卫星、三纽带、一中心”。

这样做比较前面的绿色GDP亦或福利GDP，既扩大了核算的范围，又纳入了社会人口质量、结构以及科技、科教水平等重要因素对一国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影响力，遵循了指标设计的全面性原则。“四卫星”的建立解决了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等信息统计与SNA核心框架稳定的矛盾冲突问题，因为在实践中有关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的核算体系各自有各

自不同的核算对象、核算范围、核算原则和核算方法。如果随意将社会人口、科技、资源环境核算体系中的指标与SNA体系中的指标简单地相加减，将破坏SNA体系内在的稳定性，也会使被加减的属于反映人口、科技、资源环境的指标失去其内在的意义。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直仅让“四卫星”孤立存在，不将其作一体化处理，发掘指标之间的关联关系的话，这又会使得统计信息终为决策服务这一功能丧失。基于此，四个“卫星”按一定原则以SNA为中心实现有效联结，创建“三纽带”。“三纽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不同

地区、国家之间的可比性，反映了其可持续发展的水平，这正是修正现行GDP的目的。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体系的联结并非简单的汇总，目前除了SEEA体系稍具完备以外，SSEA体系及STEA体系仍处于研究阶段。

显然由于国民大核算体系(SNALS)涉及的统计内容相当丰富，以及如何来量化指标实现独立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结都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是，如果从当前绿色GDP、福利GDP对现行GDP的修正来看，我们还可以立足更高，以得到更为完备的信息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决策服务。

[附件](#)

[服务条款](#) [联系我们](#) [京ICP备05034670号](#)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